

孤身一人

只是不想失去所拥有的。

[美] 莉萨·嘉德纳 著

何守源 译

Lisa Gardner
alone

2009年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年度最佳惊悚作家
美国悬疑杂志(Suspense Magazine)推选2009年最佳十大小说之一
国际惊悚作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Thriller Writers)颁发2010年度最佳惊悚小说奖
2010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最佳飙升肾上腺素(adrenaline)小说书单
2011年法国Elle杂志读者大奖(Grand prix des lectrices de Elle) (Lisa Gardner)

囊括全美最重要的图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孤身一人

[美] 莉萨·嘉德纳 著

何守源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孤身一人 / (美) 嘉德纳 (Gardner, L.) 著 ; 何守源译.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399-4892-8

I. ①孤… II. ①嘉…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8077号

书 名 孤身一人
作 者 丽莎·嘉德纳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 //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ppm.cn](http://www.pp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892-8
定 价 3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孤身一人

一部震撼心灵的惊悚小说。

——《兰辛日报》

扣人心弦的情节、锋芒毕露的语言、血肉丰满的人物，足使丽莎·加德纳跻身迈克尔·康奈利、李·柴尔德、哈尔兰·科本等明星作家之列，堪称一代大师。《孤身一人》似一辆脱轨的列车，挟万钧之力，一路呼啸着驰过悬崖绝壁。掩读书页，令人欲罢不能。

——李·戈尔德伯格

加德纳的书，辄使人意乱情迷，如痴如狂。

——《出版人周刊》

情节曲折离奇、读来跌宕起伏，是一部成功的心理悬疑小说。

——《书页》

动人的故事像一块鲑鱼的牛排，猛火慢熬，方出真味。加德纳近期出版的悬疑小说，每一部都是当之无愧的馆藏精品。

——《图书馆杂志》（佳作评论）

捧读加德纳的书，常使人殚觫战栗，气不敢出。她一支生花妙笔，巧绘悬疑巨制，点染夜之魅影。

——《今日小说评论》

如历过山车之旅，处处险象环生。

——波士顿《环球日报》

山重水复、波诡云谲，读《孤身一人》，令人心旌摇荡，不得稍歇。

——《洛杉矶时报书评》

读这本书，恰似躺在卧室里看一部情节回环曲折的电影：你心痒难熬、急不可耐，只想按下快进键看看结局，以逞一快。与所有出色的惊险小说一样，《孤身一人》留给你的，除了心灵的悸动，还有绵长的记忆。

——《人民》（3.5星）

摄魂夺魄的惊险小说，出自一位创作技巧日臻完善的作者之手。

——《斯特兰德杂志》

这部小说能紧紧地抓住你的心，将你整个吞进去，再囫囵吐出来！此书在手，夙夜难舍……在吸引读者注意力方面，加德纳先生不失为一代巨匠。

——《神秘现象报道》

第一章

那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他刚刚交接过连续 15 个小时的班。93 号路上车流如织，嘈杂的声音响彻云霄；司机个个满腹牢骚，挂着一脸无奈。这样的季节，城市显得凋蔽、烦躁。树木光秃秃地兀立着，白昼短暂而黯淡，夜晚沉闷而漫长，接踵而至的节日让人疲于应对；户外干冷的空气，侵肌蚀骨。夏天其乐融融的野餐会犹似昨日，然而当你走在街头的时候，耳际除了窸窣窸窣的枯叶轻响，人行道上无生机。

许多警察都讨厌苍凉、匆促的二月，不过鲍比·道奇不大在乎。这一天也是如此，稀松平常，在他的心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他的班从处理一起小车祸开始，接着又是两起追尾，都是北去的呆鹅闯的祸。长达 4 个小时的调查取证写材料结束之后，他认为一天的负荷该卸去大半了。岂料天有不测风云，正午刚过，在这行人渐稀、即便水泄不通的 93 号街也该消停一会儿的时段，一个冒失鬼驾驶出租车，可着劲儿横穿 4 条车道，来了个大回返；一位疲劳驾驶的广告公司经理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的悍马直冲了上去，前后在街面上扎起了堆儿。悍马车比重量级拳击运动员还猛，身子

一扛，可怜的小出租整个儿撞飞了，可怜另外的3辆车被撞了个大满贯。鲍比叫了4辆拖车，先处理完现场再绘制事故示意图，忙前忙后。他发现悍马的主人午餐吃过了头，一股马蒂尼的酒味儿，当下拘留了他。

处理醉驾，这意味着连篇累牍地写报告，还有亲自护送肇事者前往南波士顿的警局（要知道，这会儿可是一天的车流高峰期，大家只顾着抢道争先，警车来了也不避不让），更何况财大气粗的广告经理也不是善茬，进羁押室那一刻还骂骂咧咧的，弄得他灰头土脸。

广告经理人高马大，鲍比跟人家没得比：足足少50磅肉。块头一大，胆子也跟着大了，这种人根本不把对手放在眼里。经理右手握定门把手，身子猛地向后一仰。看那情形，他是想一肩扛过去，将小不点儿警察撞个人仰马翻，在警局里制造一起没车的交通事故，从而制造出一点广告效应。鲍比左脚呼啦一下伸出去，身子整个儿斜向一侧，看着肥嘟嘟的经理失去平衡，倒向大门。壮汉这一跤摔得结实，近处几名警察算是开了眼界，齐齐鼓起掌来。

“我他妈的要控告！”醉醺醺的经理咆哮道，“我要告你们，你们的头儿，整个见鬼的马萨诸塞州！我绝不善罢甘休，你们听见了吗？我操！”

鲍比一把将胖子提溜了起来，广告经理这会儿吼声如雷，那言辞更加不堪入耳了。也许，鲍比的动作欠温柔，弄疼了他的大拇指。鲍比二话不说，将他操进号子里，随手关上了房门。

“想吐的话，请去卫生间。”鲍比告诫道。这一番折腾下来，那个经理气色确实没原来好了。大经理挥开小警察，在地板上蜷成一团，大吐特吐起来。

鲍比摇了摇头，感慨：“有钱的刺猬！”

一年中，这样的日子在所难免，特别是阴沉晦暗的11月。

时过晚上 10 点，广告经理在他报酬丰厚的律师斡旋之下，获得了保释，被他搞得狼藉一地的监舍也已清理干净。鲍比自上午 7 点起，马不停蹄地奔波了一天，这会儿也该下班了。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跟苏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一阵子，然后上床睡觉。次日凌晨 5 点，他就得在闹铃声中告别酣梦，开始又一天：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可这一回，他的心里有些惴惴，不似往日坦然。他素来以冷静、自控能力强著称，可这一回，他老是感觉到热血上涌。

鲍比没有急着回家，而是换上了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凑近钻进了一家酒吧。

在波士顿啤酒园，14 名男子聚在四四方方的吧厅内，悠闲地抽着香烟、品着扎啤、看着电视屏幕。鲍比在顾客中发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颌首逐一打了个招呼，并向服务员卡尔挥了挥手，这才拣了一个离一千人众较远的位置，坐了下来。凯莉照例给他上了一份烤干酪辣味玉米片，卡尔递给他一听可乐。

“累了一整天了吧，鲍比？”

“老样子，老样子！”

“苏珊回来了吗？”

“晚上还得训练。”

“唉，要命的音乐会。折腾两个星期，对吗？”卡尔摇了摇头，以示同情，“美人胚子，才女。鲍比，我重申，这女人，打着灯笼难找。”

“你这话可别传到玛莎耳朵里去，”鲍比调侃道，“看你老婆提水桶那副德行，会不会用擀面杖我都懒得想了。”

“居家过日子，我家玛莎也是一把好手，”卡尔志得意满地说，“没她，我的日子真没法过。”

卡尔说着话，离开了鲍比。电视中正在播报一则发生在里维尔

的现场新闻：一名全副武装的嫌犯大开杀戒，在持枪横扫无辜的邻居之后，躲进自家屋顽抗，与警方展开对峙。波士顿警局紧急抽调大批特警，将疑犯团团包围起来。

11月真够热闹。大家头脑中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就连沉静如鲍比这样的人都变得不安分起来。

鲍比吃完烤干酪辣味玉米片，喝完最后一滴可乐，正想回家的时候，斜挎在腰带上的寻呼机响了起来。他瞅了一眼屏幕，直奔大门而去。

这一天注定没那么省心。

凯瑟琳·罗斯·盖格兰同样不喜欢11月，不过她的问题，打10月份起就已经潜滋暗长起来了。准确地说，是1980年的10月22日。那时她刚刚放学，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空气中弥散着融融暖意，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像恋人的热吻。她腋下挟一摞课本，穿着最心仪的服装往来学校：长及膝盖的棕色丝袜、深棕色灯芯绒短裙，还有长袖金黄色上装。

一辆汽车从她的身后开了过来。她起初并未留意，但那辆蓝色的雪佛兰减低了车速，跟着她慢悠悠地走了几步，终于在她的身边停了下来。车窗里，一声男子的吆喝传了出来：“嗨，亲爱的，我的狗走丢了，能帮我找一下吗？”

不期而至的是疼痛、流血和徒劳无益的挣扎。尽管嘴巴被捂得严严实实，可她反抗的叫声隐约可闻。她上牙紧咬着下唇，泪珠顺着两颊滚滚而下。

当一切又复归宁静的时候，她的周围除了无边的黑暗，就是她微弱缥缈的哭叫声：“有人吗？”

回应她的，只是一片死寂。

据他们后来讲，她被禁锢了28天，可凯瑟琳对这些一无所知。

昼昏不分的环境模糊了时间，孤独感吞噬着她的身心。寒冷和沉寂陪伴着她，还有比这一切更可怕的他幽灵一般的身影。对于饱受空虚之苦的她来说，他的出现也是一种慰藉：毕竟是一件活物。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种漫无边际的空虚会使人发疯。

她是搜救队员找到的。11月18日。他们留意到两块可疑的木盖板，用步枪拨拉了开来。一眼幽深的地窖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窖下还不时传出微弱的呼救声。大家一齐动手，将她从4英尺宽、6英尺长的地牢中成功解救了出来，使她重见天日，呼吸到深秋清冽的空气。再后来，她看到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大睁着一双深湖般幽蓝的眼睛，头如秃瓢，瘦肌嶙骨；她孱弱的身躯蜷成一团，活像一只惯于在黑暗中的蝙蝠，被人粗暴地拽出栖居的巢穴，抛掷在明媚的阳光下。

新闻媒体将凯瑟琳标榜成感恩节的奇迹。父母亲领她回家的当儿，左邻右舍组成的游行队伍走过她家的大门，高喉咙大嗓门地叫着：“感谢万能的主！”“节日遇上了喜庆！”“唉，难以想象……”

凯瑟琳枯坐终日，听任众位邻居对她的悲惨遭际大放厥词。尽管眼前的盘子里各色食品堆放得满满当当，她还是情不自禁伸出手去，偷偷抓取一两样东西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她的头深深地埋在胸前，高高耸起的双肩直支棱到耳畔。她还是一只蝙蝠女孩，阳光灼伤了她的灵魂。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陆陆续续地来过好几拨警察，她翻来覆去地向他们讲那个男人、那辆车。警察拿出一叠照片，让她一一辨认。她拣选出其中的一张，向他们做了指证。数日——或许数周？时间的长短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她被传唤到警察局里，从列成一队的疑犯中正式指认对她施暴的那个人。

6个月后，理查德·昂布利奥被送上了法庭。又过了约3个星期，

凯瑟琳身着一袭普通的蓝布裙，与珠光宝气的玛丽·简一直站在证人席上，向法庭做最后一次指认。理查德·昂布利奥被判处终身监禁。

宣判结束后，凯瑟琳在父母的陪伴下回到家里。

她吃得不多，可是老往衣服口袋里塞食物，或者抓在手中不放。她睡眠也很不好，躺在床上，眼睛始终睁得大大的，在暗夜里搜寻着某件不存在的东西。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尝试呼吸的时候不发出一点点声响。

有时候，母亲会出现在她的门口，一双苍白的手搭在锁骨的位置，抖抖索索的。没过多久，客厅那头传来父亲的呼唤：睡觉吧，露伊丝！用得着你的时候，她会叫你的。

可是凯瑟琳从来没有打扰过父母。

时光一年一年地流逝，凯瑟琳长大了，腰板挺直了，长出了一头秀发。她的美藏而不露，令见者动容，行人止步。她肤白如雪，发黑似漆，海军蓝的眼睛大得异乎寻常。男人们一个个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她心如止水，对任何人都一样冷漠。这不是她的错，也无关他们的短长，异性激不起她心头的一丝微澜。

1994年，母亲撒手西归，她得了癌症。葬礼上，凯瑟琳神思恍惚，想哭却挤不出一滴眼泪。她啜泣的声音虚浮轻淡，没有一点哀伤的味道。

她回到自己空落落的房间里，试图抛开纷乱的思绪。可悲怀难遣的时候，妈妈的身影会出现在她的门口，游魂一般站在那里，身后飘来父亲的呼唤：“睡觉吧，露伊丝！用得着你的时候，她会叫你的。”

“嗨，亲爱的……我在找一条走失的狗……”

1998年11月。“感恩节的奇迹”全身赤裸，缩在白色陶瓷浴缸里。她拿起那把单刃剃刀的时候，瘦骨嶙峋的躯体像挂在枝头的最后一片树叶，在秋风中颤栗。最坏的事就要发生了，比黑暗本身更黑暗

的世界，已经向她敞开了大门。深埋地下的一具木盒，没有人能从那里走出来。

“睡觉吧，露伊丝！用得着你的时候，她会叫你的。”

“嗨，亲爱的……我在找一条走失的狗……”

刀片貌似纤小，触手轻若无物。刃口划过她的手腕，仿佛死神的轻吻。血液浸过她的肌肤，温热的感觉恍若隔世。

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打破满屋的死寂。凯瑟琳浑身无力，费了好大的劲才挺起身子，接听电话。这一通电话挽救了她的生命，再度发生了奇迹，她站了起来。

在嘈杂的电视播报声中，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举动。电视正在报道一例罪案：犯罪分子持枪行凶，打死打伤数名邻居之后，躲在自家屋里与警察对垒，负隅顽抗。波士顿特警队的警官声言，局势危急，惨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儿子在妈妈的怀中哭泣，嘴里不停地喊着：“妈咪！妈咪！妈咪！”

男人在下面狂叫：“我知道你在干什么，臭婊子！你不是觉得我蠢透了？不要得意，这一回你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男子吉米一阵风似的卷上楼梯，直奔卧室而去。

电话救过一回凯瑟琳的命，她期望这一次也能将她从地狱的门槛上拉回来。“喂！喂！911吗？能听到我说话吗？我的丈夫行凶杀人了，他带了枪！”

第二章

鲍比是资历长达6年马萨诸塞州特警队员，每月出警至少3次——并且多在节假日执行任务，现在面对任何紧急情况，他都能冷静沉稳。可是这一回，他真正体验到了午夜惊魂的滋味。

他驱车在波士顿的街头飞奔，在向右拐进公园路的时候，车轮打滑发出一阵刺耳的噪声。车过州议政大厦，再左拐突入灯塔街，风驰电掣般驶过公共花园。他本来要去马尔伯勒大街，却鬼使神差地开进了阿林顿街。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他跟任何马萨诸塞州的野马一样，猛踩一脚刹车，然后一边鸣号，一边狂打方向盘，横穿3条车道，停在灯塔街口，巡逻车啸叫如雷，轮胎差一点爆裂了。现在他心神稍安，检视着路过的街区，选择合适的路口驶进马尔伯勒街。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陷进了一片聚光灯、急救车警灯的海洋。

车入马尔伯勒与格鲁塞斯两街的拐角，鲍比迅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局势。蓝色隔离架和波士顿警局巡逻车依次排开，将后湾区一幢民居围了个严严实实。好多黄色的罪案警示条幅悬挂在褐色石屋的墙面上，警察各就各位，布满每一处转角。急救车已进入现场，

几家本地媒体的采访车依稀可辨。

事态严重，千钧一发。

鲍比将自己的维多得亚皇冠车并靠到隔离架前面，跳下车绕到后面，迅速打开了汽车的后盖。狙击手的全部行头：步枪、瞄准镜、弹药、黑色野战服、巷战迷彩服、吉利头盔、防弹衣、备用服装、快餐食品、水、夜视镜、双筒望远镜、测距仪、面部伪装彩绘颜料、瑞士军刀、手电，车厢里应有尽有，开个展览会也可以。地方警察还有可能在车厢里塞上几只轮胎，以备长期野外生活之需要。

鲍比打点齐整行军包，随即扫视着周围的环境，估摸最佳的狙击位置。

不像其他特警队，鲍比的团队向来以特立独行著称，32名队员散布马萨诸塞州的各个角落，从科德角的岬尖到伯克希尔连绵的群山，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亚当斯，队长根据佛莱明翰市通讯指挥中心提供的情报，调兵遣将，执行指令。

遇到劫持人质的罪犯，32名队员将悉数动员起来并全部投入战场。有些人路途遥远，三四个小时后才能赶到，最近的鲍比花不了15分钟。他们的队长最引以自豪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手下至少有5名队员可供驱遣，保证在事发1小时内赶到现场。

看情形，鲍比无疑是先到的5个人中间的一个，这意味着他将独当一面。

特警队行动时一般分成3个小组，分工协作：一个突击组、一个内围组、一个狙击组。内围组的任务就是占领最贴近罪犯的控制位，之后是兼领侦查任务的狙击手就位，用瞄准镜或望远镜观察罪案现场，将罪犯盘踞的建筑物内设施分布及人员活动细节通过对讲机反馈给指挥机构。一旦解救入质的谈判宣告失败，突击组将实施

最后的一击，突入建筑物内部。届时，不管你情不情愿，杀戮仍然在所难免。

鲍比的特战队为指挥中心提供了全部信息，但他们不参与决断。所有队员陆续到齐之后，他们才会因地制宜，占领各自的最佳狙击位置；换一个说法，在其他7名特攻手到场之前，他不能自作主张，为自己选择射击点。

第一项任务：建立内围控制位。内围点用于窥视建筑体的内部，选择得当，可省去全队90%的麻烦。你夺得了克敌制胜的主动权。内围点至少要有两个：各据一端、互为犄角，交叉观察对方的盲区。

鲍比孤身一人，他自己特设一名搭档。他看到马路的对面，停着另外3辆州警队的巡逻车，可见现场有他的伙伴出没。一辆白色的厢式车开了过来，配齐各样设备充当本次行动的指挥车。查知这一情况，他碎步跑了过去。

“巡警鲍比·道奇！”不出5秒钟，他已经爬上了指挥车，并将随身拾的行头放到过道里，伸出一只手响亮地报到。

“警长雅克雷莫！”指挥官伸出一只手，快而有力地握了一下他。眼前这位警长来自波士顿地方警局，而不是州警队。对此，鲍比并不感到意外：案件发生在波士顿管区，再说州警队的长官还在路上，说不定两个小时后才能赶到。鲍比更认同自家的主儿，但他接受过纪律训练，知道服从，懂得协作——只要不违背他的意愿。

雅克雷莫眼前摊放着一面白色的图板，拿支笔在左上角处绘制着甘特图。“职位？”警长问道。

“狙击手。”

“可以控制内围点吗？”

“能，长官！”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雅克雷莫警长从白板上挺起身子，一颗头探得老长，直伸出车窗外，向路上的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喊道，“嗨，嗨，你！我需要联系一下电话公司，明白吗？使用你的对讲机联系总部，打发人去见鬼的电话公司一趟，这车里的东西都成了摆设，没一样有声音的！指令发不出去，怎么执行？懂我的意思吗？”

制服大风吹过一样跑了个飞快，雅克雷莫哭丧着脸，扭头看着鲍比：“好，你了解到哪些情况？”

“一名男性持枪嫌犯，同时掌控两名人质：妻子和孩子。”鲍比重复着寻呼机上发过来的信息。

“嫌犯名叫吉米·盖格兰。这人您有印象吗？”

鲍比摇了摇头。

“没关系。”雅克雷莫画完甘特图，又在下面的空白处画起街区俯瞰图来，“情况是这样的：11点半刚过，有位女士拨打了911报警电话，自称凯瑟琳·盖格兰，吉米的妻子。她说丈夫喝醉了，正执着手枪威胁她和儿子。911接线员试图询问详情，可对方那边起了一阵骚动，电话挂断了。1分钟后，邻居打电话报案，说是好像听到了枪声。”

“案件传到总部的时候，我们的人恰好去雷维尔执行任务了，我们不得不将案情通报佛莱明翰通讯指挥中心，请求支援，你们的警长就是这个中心联系的。这次行动由你们单位担纲，全程负责，至少得等我们的人了结雷维尔的案子，暂时还不好说。不过，外围控制工作目前已安排就绪，这儿、这儿、这儿都有我们的人，这儿、这儿的街口我们都用车堵塞了。”雅克雷莫在示意图上快速标注了几个叉号，一幢棕色石头建筑被围裹了起来，兀立在大片民居之间。

“盖兰一家占据4栋15单元的顶4层，警察已经疏散了下面

各层及相邻单元的住户。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和楼内的任何人取得联系，这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好事。在我看来，内围早该在10分钟前就位，谈判人员至少8分钟前到场。可惜，直到现在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嗨！”

“人力？”

“巡警福赛利、亚当、迈洛尼已投入战斗，正在侦查建筑物内外设施状况，确定最接近嫌犯的内围点，有可能的话直接安置到楼体内部。我让一名警官到建筑商那里索要设计图纸，还专门打发了一个人去电话公司，希望能联系到见鬼的电话公司。”

“邻居提供了哪些信息？”

“按照本单元一楼住户的说法，盖格龙一家近五年来花了很大的气力，改装了自住房的布局结构。最高一层装了穹式吊顶，配备了富丽堂皇的主卧室，外通凸式阳台。他家第二层有门厅，附设单人小房一间。门厅内配备电梯一部，主通上面一层，可供出入盖格兰的卧室；另设步梯一部，由此直达楼体上下各层。底层结构简单，是个两居室的单元房。我们带出了楼下的一对夫妇，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说起爬槽、安全通道，就跟打愣的鸡一样。这是一幢老建筑，曲曲弯弯的地方多着呢！”

“盖格兰一家人不事交游，左邻右舍之间素无来往，外面有没有朋友不得而知。这夫妇俩以爱吵架著称，各位邻居被叫去当和事佬，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不过弄到动枪的地步，这还是第一次，家庭暴力算是出了升级版。谁要的枪杆子，他还是她？天知道！可怜了他们的儿子！我们面对的问题、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警长一番宏论刚刚发表完，电话公司的人就来了，同时到达的还有鲍比的一位同僚。

“好极了！”警长戳了一把新来的巡警，叫道，“你承担内围